

我們的民主 就是海市蜃樓

張鐵志

文化與政治評論家

「海市蜃樓」確實是對民主政治的缺陷一個準確而詩意之譬喻：政治人物給予了我們許多空洞美麗的藍圖，而當這些藍圖被實現、被建造起來後，人民卻發現那些美夢本質上就是虛幻而沒有意義的。於是，有了一座座荒誕的蚊子館。

這些蚊子館現象反映了台灣民主體制中的三種政治邏輯，這三者也正是台灣民主體制最主要的病毒。

第一個邏輯是「假民粹主義」。政治人物（不論民意代表或行政部門）把搞建設（或是節慶）當作政績，當作這就是為人民服務，因此拼命爭取地方建設。這之所以被稱為「假民粹主義」是因為「民粹主義」（populism）也可能是進步的，是真正以下層人民利益為主的政治；而這些建設之所以成為蚊子館正是因為他們不是以民眾需求出發，只是製造一個符合地方或人民利益的幻影。

當然，所有民主體制都有這個問題。美國有惡名昭彰的「肉桶政治」，國會議員在許多聯邦法案通過時附加許多有利於自己選區的地方建設條款，而也有許多蚊子館建設。日本則造了許多沒用的橋，鋪了許多沒用的路，而被戲稱為一個「營建國家」（construction nation）。然而，每一個國家不同的政治制度又使得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不同。

蚊子館反映的政治邏輯之二是「發展主義」。戰後的台灣一直是一個以發展主義為核心的國家，以發展之名，環境生態被犧牲、勞工正義被剝削。從八〇年代開始，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開始挑戰既有的發展主義，刺激民眾價值和國家政策重新去調整；但顯然這些反省還不夠，所以台灣的稅制嚴重地傾向富人，而環境與發展的矛盾不斷拉扯。

在過去幾年，一種新開發主義更重新復活，政府開始在全台各地規劃興建各種科技園區，建立更多巨大的怪獸，甚至演變成新圈地運動，不惜惡性徵地。因此這兩年「土地正義」成為整個社會最熱烈燃燒的議題，農民和原住民接連到凱達格蘭大道前抗議。

這些開發計畫更結合了第三種政治邏輯：地方金權政治。許多計畫看似是為了追求經濟發展之名，但其實是地方利益分贓，是藉著都市更新之名行炒地皮或發包工程之實。

這個分贓政治的背後是地方派系和地方政商集團對地方資源的高度壟斷。從威權時期開始，國民黨和地方派系就形成一個侍從主義的統治聯盟：中央把地方的寡佔性經濟資源分配給少數地方派系，以交換他們的政治支持。民主化後，雖然開放了不少經濟管制，但還是少數派系才能掌握這些經濟利益。同樣地，傳統和新興派系依然牢牢掌控政治參與管道。也因此，他們從中央、從地方政府不斷拿錢進行建設以餵養他們的飢餓的口袋，讓派系可以不斷維生下去。

這三種邏輯，假民粹主義、發展主義、地方金權政治，讓台灣人民繳稅養了這麼多蚊子館，這些金錢不是消失於空中，就是肥了政客與財團。

當民意代表不能代理人民監督公共資源的分配，而只是分贓集團的一員，當人民不能夠積極參與表達他們的需求與利益，這就是民主的潰敗。於是，我們的民主最終淪為一座真正的蚊子館，真正的海市蜃樓：看似巨大華麗，但其實貧乏而不能運作。